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三卷

盧肇為進士狀元

唐相國李太尉德裕，抑退浮薄，獎拔孤寒。於時朝貴朋黨，掌武破之，由是結怨。而絕於附會，門無賓客。唯進士盧肇，宜春人，有奇才，每謁見，許脫衫從容。舊例，禮部放榜，先稟朝廷，恐有親屬言薦。會昌三年，王相國起知舉，先白掌武。乃曰：「某不薦人，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。」起未喻其旨，復進親吏於相門偵問，吏曰：「相公於舉子中，獨有盧肇，久接從容。」起相曰：「果在此也。」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。時論曰：「盧雖受知於掌武，無妨主司之公道也。」

戲改畢誠相名

唐相畢誠，吳鄉人，詞學器度，冠於儕流。擢進士，未遂其志，嘗謁一受知朝士者，希為改名，以期亨達。此朝士譏其齷齪之子，請改為「誠」字。相國忻然，受而謝之。竟以此名登第，致位臺輔。前之朝士，漸悔交集也。

段相踏金蓮（夏侯相附。）

唐段相文昌，家寓江陵。少以貧窶修進，常患口食不給，每聽曾口寺齋鐘動，輒詣謁餐，為寺僧所厭。自此乃齋後扣鐘，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。後入登臺座，連出大鎮，拜荊南節度，有詩《題曾口寺》云「曾遇闍黎飯後鐘。」蓋為此也。富貴後，打金蓮花盆，盛水濯足。徐相商致書規之，鄒平曰：「人生幾何，要酬平生不足也。」

夏侯孜相國未偶，伶俜風塵，蹇驢無故墜井。每及朝士之門，舍逆旅之館，多有齟齬，時人號曰「不利市秀才」。後登將相。何先塞而後通也？（或云：「王播相公未遇，題揚州佛寺詩。」及荊南人云：「是段相。」亦兩存之。）

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

唐李固言，生於鳳翔莊墅，雅性長厚，未習參謁。始應進士舉，舍於親表柳氏京第。諸柳昆仲，率多戲謔，以相國不諳人事，俾習趨揖之儀，俟其罄折，密於烏巾上帖文字云：「此處有屋僦賃。」相國不覺，及出，朝士見而笑之。許孟容守常侍，朝中鄙此官，號曰「貂郤」，固不能為人延譽也。相國始以所業求知，謀於諸柳，諸柳與導行捲去處，先令投謁許常侍。相國果詣驕省，高陽公慚謝曰：「某官緒極閒冷，不足發君子聲采。」雖然，已藏之於心。又睹烏巾上文字，知其樸質。無何，來年許公知禮闈，李相國居狀頭及第。是知柳氏之戲侮，足致隴西之速遇也。

杜邠公不恤親戚

杜邠公悰，位極人臣，富貴無比。嘗與同列言：「平生不稱意有三，其一，為澧州刺史；其二，貶司農卿；其三，自西川移鎮廣陵，舟次瞿塘，左右為駭浪所驚，呼喚不暇，渴甚，自潑湯茶吃也。」鎮荊州日，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，貧困尤甚，相國未嘗拯濟。至於節臘，一無沾遺。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，亦不省問之。凡蒞方鎮，不理獄訟。在鳳翔泊西川，繫囚畢政，無輕無重，任其殍殮。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，乃成都具獄案牘。略不垂愍，斯又何心哉！（未嘗薦賢，時號「禿角犀」。）

李光顏太師選佳婿

李太師光顏，以大勳康國，品位穹崇。愛女未聘，幕僚謂其必選佳婿，因從容語次，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，人韻風流異常，冀太師以子妻之。他日又言之，太師謝幕僚曰：「李光顏一健兒也，遭遇多難，偶立微功，豈可妄求名族，以掇流言乎？某已選得一佳婿，諸賢未見。」乃召一客司小將，指之曰：「此即某女之匹也。」超三五階軍職，厚與金帛而已。從事許當曰：「李太師建定難之助，懷弓藏之慮。武寧保境，止務圖存。而欲結援名家，非其志也。與夫必娶高、國，求婚王、謝，何其遠哉！」（王特尚書與太師宅重疊姻戚，常語之。）

王文公叉手睡（司空圖附。）

王文公凝，清修重德，冠絕當時。每就寢息，必叉手而臥，慮夢寐中見先靈也。食饘飩麵，不過□八片。曾典絳州。

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，自別墅到郡謁見，後更不訪親知，闈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；或入郭訪親知，即不造郡齋。琅琊知之，謂其尊敬，愈重之。及知舉日，司空一捷，列第四人登科。同年訝其名姓甚暗，成事太速。有鄙薄者，號為「司徒空」。琅琊知有此說，因召一榜門生開筵，宣言於眾曰：「某叨忝文柄，今年榜帖，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。」由是聲采益振。爾後為御史分司。舊相盧公攜訪之，乃留詩曰：「氏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雄。老夫如且在，未可歎途窮。」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。

河中餞劉相瞻

唐相國劉公瞻，其先人諱景，本連州人，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箋札，因題商山驛側泉石，榮陽奇之，勉以進修，俾前驛換麻衣，執贄之後致解薦，擢進士第，歷臺省。瞻相孤貧有藝，雖登科第，不預急流。任大理評事日，餽粥不給。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餐，留所業文數軸，置在僧几。致仕劉軍容玄冀游寺，見此文卷，甚奇之。憐其貧窶，厚有濟恤。又知其連州人，朝無強援，謂僧曰：「某雖閒廢，能為此人致宰相。」爾後授河中少尹，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。一旦有命徵入，蒲尹張筵而祖之。浮薄幕客呼相國為尹公，曰：「歸朝作何官職？」相國對曰：「得路即作宰相。」此郎大笑之，在席亦有異其言者。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，相次入翰林，以至大拜也。（王屋匡一上人細話之。）

李氏瑞槐（趙令公樞附。）

唐相國李公福，河中永樂有宅，庭槐一本抽三枝，直過當舍屋脊，一枝不及。相國同堂昆弟三人，曰石、曰程，皆登宰執，唯福一人，歷鎮使相而已。

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，庭有樞棗樹，婆娑異常，四遠俱見。有望氣者詣其鄰里，問人云：「此家合有登宰輔者。」里叟曰：

「無之。然趙令先德小字『相之兒』，得非此應乎？」術士曰：「王氣方盛，不在身，當其子孫爾。」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，出將入相，則前言果效矣。

凡士之宦達，非止一途，或以才升，或以命遇，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。向者槐、棗異常，豈非王氣先集耶。不然，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？（隴西事得於李載仁大夫；天水事得於長陽宰康張，甚詳悉也。）

高太尉決禮佛僧

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，因巡邊至資中郡，舍於刺史衙。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，是夜黃昏，僧徒禮贊，螺貝間作。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，來晨笞背斥逐。召將吏而謂之曰：「僧徒禮念，亦無罪過。但以此寺□年後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，我故以是厭之。」其后土人皆髡髮執兵，號大髡小髡，據此寺為寨，陵裔州將。果葉渤海之言。時稱駢好妖術，斯亦或然之驗與。（得於資中處士王迢。）

王中令鐸拒黃巢

唐王中令鐸，重德名家，位望崇顯，率由文雅，然非定亂之才。鎮渚宮為都統，以御黃巢。寇兵漸近。先是，赴鎮以姬妾自隨，其內未行，本以妒忌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，中令謂從事曰：「黃巢漸以南來，夫人又自北至。旦夕情味，何以安處？」幕僚戲曰：「不如降黃巢。」公亦大笑之。洎荊州失守，復把潼關。黃巢差人傳語云：「令公儒生，非是我敵。請自退避，無辱鋒刃。」於是棄關，隨僖皇播遷於蜀。再授都統，收復京都，大助不成，竟罹非命。時議曰：「黃巢過江，高太尉不能拒捍，豈王中令儒儒所能應變乎？」落都統後有詩，其要云：「敕詔已聞來闕下，檄書猶未遍軍前。」亦志在其中也。（黃巢起廣州，自號義軍百萬都統，上表先陳犯闕之意，其詞云：「儻便歸降，必有升獎。」朝廷恥笑。）

路侍中巾裹

唐路侍中巖，風貌之美，為世所聞。鎮成都日，委執政於孔日吏邊咸，日以妓樂自隨，宴於江津。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，雖衛玠、潘岳，不足為比。善巾裹，蜀人見必效之。後乃翦紗巾之腳，以異於眾也。閭巷有裋服修容者，人必讖之曰：「爾非路侍中耶！」嘗過鬻豚之肆，見僧豕者謂屠者曰：「此豚端正，路侍中不如。」用之比方，良可笑也。以官妓行雲等□人侍宴。移鎮渚宮日，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《感恩多》詞，有「離魂何處斷，煙雨江南岸。」至今播於倡樓也。

李勛尚書發憤（趙觀文附。）

薛能尚書鎮鄆州，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。李勛尚書先德為衙前將校，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，亦負文藻，潛慕進修，因捨歸田里。未逾歲，服麻衣，執所業於元戎。左右具白其行止，不請引見。元戎曰：「此子慕善，才與不才，安可拒之？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，復覽其文卷，深器重之。」乃出郵巡職牒一通，與八座先德，俾罷職司閒居，恐妨令子修進。爾後果策名第，揚歷清顯，出為鄆州節度也。（八座事，得之王屋山僧匡一，甚詳。近代進士趙觀文、桂州小軍杜狀元及弟，乃才舉也。）

鄭愚尚書錦半臂

唐鄭愚尚書，廣州人，雄才與學，擢進士第，揚歷清顯，聲稱烜然。而性本好華，以錦為半臂。崔魏公鉉鎮荊南，滎陽除廣南節制，經過，魏公以常禮延遇。滎陽舉進士時，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，此日於客次換麻衣，先贊所業。魏公覽其卷首，尋已賞歎，至三四，不覺曰：「真銷得錦半臂也。」又以魏公故相，合具軍儀廷參，不得已而受之。魏公曰：「文武之道，備見之矣。」其欽服形於辭色也。或曰：「滎陽因醉眠，左右見一白豬。」蓋杜徵南蛇吐之類。

韋宙相足穀翁

唐相國韋公宙，善治生。江陵府東有別業，良田美產，最號膏腴，而積稻如坻，皆為滯穗。咸通初，除廣州節度使，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，垂貪泉之戒。京兆從容奏對曰：「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，固無所貪。」懿皇曰：「此可謂之『足穀翁』也。」

李當尚書竹籠（崔珏二子附。）

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，境內多有朝士莊產，子孫僑寓其間，而不肖者相效為非。前政以其各有階緣，弗克禁止，閭巷苦之。八座嚴明有斷，處分寬織蔑籠，召其尤者，詰其家世譜第、在朝姻親，乃曰：「郎君籍如是地望，作如此行止，無乃辱於存亡乎？今日所懲，賢親眷聞之，必賞老夫。勉旃！」遽命盛以竹籠，沉於漢江。由是其儕惕息，各務戢斂也。

崔珏侍御家寄荊州，二子兇惡。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：「崔氏二男，荊南三害。」不免行刑也。

吳行魯溫溲器（厲圖南附。）

唐吳行魯尚書，彭州人。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，小心畏慎，每夜常溫溲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或一日為洗足，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：「如此文理，爭教不作□軍容使？」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。某亦有之，何為常執斷僕之役？」乃脫屣呈之。中尉嗟歎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終為汝成之。」爾後假以軍職，除彭州刺史，盧耽相公表為西川行軍司馬。禦蠻有功，歷東、西川、山南三鎮節旄。《除西川制》云：「為命代之英雄，作人中之祥瑞。」讖之也。

歷圖南為西川副使，隨府罷職。行魯欲延辟之。圖南素薄行魯，聞之大笑曰：「不能翦頭刺面，而趨侍健兒乎！」自使院乘馬，不歸私第，直出北郭。家人遽結束而追之。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，常出輕言，為行魯斲殺之。

崔侍中省刑獄

唐崔侍中安潛，崇奉釋氏，鮮茹葷血；唯於刑辟，常自躬親，雖僧人犯罪，未嘗屈法。於廳事前慮囚，必溫顏恤惻，以盡其情。有大辟者，俾先示以判語，賜以酒食，而付於法。鎮西川三年，唯多蔬食。宴諸司，以麵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，用像豚肩、羊臠、膾炙之屬，皆逼真也。時人比於梁武。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，軍人百姓穿宅觀看，一無禁止。而中壺預政，以玷盛德，惜

哉！

劉蛻山人不祭先祖

唐劉舍人蛻，桐廬人。早以文學應進士舉，其先德戒之曰：「任汝進取，窮之與達，不望於汝。吾若沒後，慎勿祭祀。」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，竟不知其所適。（不審是隱者，為復是漁師，莫曉其端倪也。）紫微歷登華貫，出典商於，霜露之思，於是乎止。臨終亦戒其子，如先考之命。蜀禮部尚書纂，即其息也，嘗與同列言之。君子曰：「名教之家，重於喪祭。劉氏先德，是何人斯？苟同隱逸之流，何傷菽水之禮？紫微以儒而進，爵比通侯，遵乃父之緒言，紊先王之舊制，以時（一作「報本」。）之敬，能便廢乎？大彭通人，抑有其說，時未喻也。」

杜審權斥馮涓

大中四年，進士馮涓登第，榜中文譽最高。是歲，新羅國起樓，厚賻金帛，奏請撰記，時人榮之。初除京兆府參軍，恩地即杜相審權也。杜有江西之拜，制書未行，先召長樂公密話，垂延辟之命，欲以南昌箋奏任之，戒令勿泄。長樂公拜謝，辭出宅，速鞭而歸。於通衢遇友人鄭（上宗下貝），見其喜形於色，駐馬懇詰。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。榮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，具言得於馮先輩也。京兆嗟憤，而鄙其淺露。洎制下開幕，馮不預焉，心緒憂疑，莫知所以。廉車發日，自霸橋乘肩輿，門生成在，長樂拜別，京兆公長揖馮曰：「勉旃！」由是囂浮之譽，遍於搢紳，竟不通顯。中間有涉交通中貴，愈招清議，官止祠部郎中、眉州刺史。仕蜀，至御史大夫。

不肖子三變

唐咸通中，荊州有書生號「唐五經」者，學識精博，實曰鴻儒。旨趣甚高，人所師仰，聚徒五百輩，以束脩自給。優游卒歲，有西河、濟南之風，幕寮多與之游。常謂人曰：「不肖子弟有三變，第一變為蝗蟲，謂鬻莊而食也；第二變為蠹魚，謂鬻書而食也；第三變為大蟲，謂賣奴婢而食也。」三食之輩，何代無之？

薛保遜輕薄

薛保遜，名家子，恃才與地，凡所評品，士子以之升降，時號為「浮薄」。相國夏侯孜尤惡之。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，由是不睦。內子盧氏，與其良人操尚略同。因季父薛監來省，盧新婦出參。俟其去後，命水滌門闕。薛監知而大怒，經宰相疏之，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，凡七年不代。夏侯孜出鎮，魏相蕃登庸，方有徵拜，而殞於郡。

愚曾睹薛文數幅，其一云：「餞交親於灞上，止逆旅氏，見數物象人。詰之，口輒動，皆云江、淮、嶺表州縣官也。嗚呼，天之生民，為此輩笞撻！」又《觀優》云：「緋胡折窾，莽轉而出。眾人皆笑，唯保遜不會。」其輕物皆此類也。盧虔灌罷夔州，以其為姊妹夫，逕至澧州慰省。回至郵亭，回望而笑曰：「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，打《楊柳枝》乎！」（澧州老軍將周藹，舊曾服事，備言之。）

陳會螳螂賦

蜀之士子，莫不酤酒，慕相如滌器之風也。陳會郎中，家以當壚為業，為不掃街，官吏毆之。其母甚賢，勉以修進，不許歸鄉，以成名為期。每歲糶糴紙筆、衣服僕馬，皆自成都齎致。郎中業八韻，唯《螳螂賦》大行。大和元年及第，李相固言覽報狀，處分廂界，收下酒旆，闔其戶，家人猶拒之。逡巡賀登第，乃聖善獎訓之力也。後為白中令子婿，西川副使，連典彭、漢兩郡而終。

劉僕射荔枝圖

唐劉僕射崇龜，以清儉自居，甚招物論。嘗召同列餐苦蕒饌，朝士有知其矯，乃潛問小蒼頭曰：「僕射晨餐何物？」蒼頭曰：「潑生吃了也。」朝士聞而哂之。及鎮番禺，效吳隱之為人。京國親知貧乏者顯俟濡救，但畫荔枝圖，自作賦以遺之。後薨於嶺表。扶護靈輿，經渚宮，家人鬻海珍珠翠於市，時人譏之。

趙大夫號無字碑（張策附。）

唐趙大夫崇，凝重清介，門無雜賓，慕王濛、劉真長之風也。標格清峻，不為文章，號曰「無字碑」。每遇轉官，舊例各舉一人自代，亞臺未嘗舉人，云：「朝中無可代己也。」世亦以此少之。

梁相張策嘗為僧，返俗應舉。亞臺鄙之。或曰：「劉軻、蔡京，得非僧乎？」亞臺曰：「劉、蔡輩雖作僧，未為人知，翻然貢藝，有何不可？張策衣冠子弟，無故出家，不能參禪訪道，抗跡塵外，乃於御簾前進詩，希望恩澤。如此行止，豈掩人口。某□度知舉，□度斥之。」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，蓋為天水拒棄，竟為梁相也。